

欽定宋史

卷四百五十一  
之五十五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壘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徐應鑣

陳文龍

姪瓊鄧得遇

張珏

趙立附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

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  
于人薦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  
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  
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  
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  
禮之至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  
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  
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  
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  
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

爲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勸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旣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茭舍陴

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師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

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  
道隆爲叅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千許人  
俱去江陵趙孟傅爲制置使以道隆叅其軍事遂爲提  
點刑獄時文天祥旣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  
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  
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  
大兵至臨平臯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  
絕不通議由大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  
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旣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  
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捨槊

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間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  
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  
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  
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  
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  
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  
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  
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砲架轂車弩江濱中流數  
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

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曰步師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楊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閣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衝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

國公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术使人招之  
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  
月復攻之騎旋潰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  
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  
家渡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术  
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  
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  
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  
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  
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术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

招之降才不聽阿术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  
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  
以獻阿术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謾言阿术責  
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术怒尙之  
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  
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  
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侯彭元亮  
統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旣臣附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馬壘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壘與其兄壘特顯咸淳中壘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壘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閣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

堅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牖攻東門破其外城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堅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八

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閻門宣贊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大元

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禥孫遣高世傑取鄂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荊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

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  
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  
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  
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  
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  
都解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  
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  
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

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蘋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組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

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  
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  
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此  
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  
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术載毅士以火矢  
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圖  
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  
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  
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  
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

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  
申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  
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  
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  
麌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  
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昱爲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  
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弓眼  
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  
援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  
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

卷之三十一  
九  
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瓊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瓊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帥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

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木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  
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  
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卽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  
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  
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  
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  
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  
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  
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  
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

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  
然之時姚訑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  
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訑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  
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淖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  
益孤大軍寘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  
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  
絕有羣鴟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  
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  
軍數千人皆鬪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闖淮兵六人反背  
相柱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

可爲憂憤縱酒卒塋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

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

易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  
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  
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  
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  
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  
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  
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  
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  
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

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輶重沉海不死被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衡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

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  
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  
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  
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  
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  
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  
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  
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  
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  
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墓之方

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制臺諫皆闡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裏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

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帥無功似道瓦之  
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  
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  
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  
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効  
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  
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  
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  
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  
說反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

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  
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  
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  
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拯  
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  
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  
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叅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  
上章乞歸養旣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  
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  
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性前守漳有恩信

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欵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卽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

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  
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  
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  
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  
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旣歸文龍之姪瓊復舉兵  
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瓊死之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  
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  
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

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  
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墮代閩議事不合二年  
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  
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  
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  
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  
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虓將寶祐末大兵攻蜀  
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閩州降安撫楊  
濟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

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  
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  
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  
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  
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  
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  
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  
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  
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渠竭數  
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珏

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珏不可曰蕪菁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驥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

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  
驥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  
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  
道斷不得達六月旨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  
侯都統戰死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  
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  
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晝守  
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叅議  
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  
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頃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明

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  
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  
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  
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  
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  
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  
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  
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  
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  
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

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總管李議將兵由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珏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西秦皆自殺

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左右匿鳩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修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

卷四百五十一  
列傳  
近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  
諸將入衛至重慶則皆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爲後圖立  
無以復合還至涪沉水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一

忠義七

高敏

張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蔣興祖

郭

朱友

恭

吳革

李翼

阮駿

趙士墜

士醫士真士道士跋陳自仁叔

岐叔憑訓之聿之壘之剗玠

陳淬

黃友

郝仲連

劉惟輔

高子孺  
韓青附

牛皓

高萬任安秦  
元薛琪張亨

魏彥明

劉士英

王稟

翟興

弟進

朱蹕

朱良方  
允武

龔楫

蔣子春

李亘

孫安道

凌唐佐

楊粹中

彊霓

康傑

郭僎

郭贊王迥

司馬夢求

林空齋

黃介

孫益

顧緒  
顧珣

王仙

曹琦

吳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遭重傷范仲淹  
韓琦皆薦之爲閻門祇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主  
蕃部事羌圍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銀買級  
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善用人戰  
必勝當略其小過且蕃官難彊以漢法復圭乃止羌人

聲言將出鄜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詔贈嘉州刺史錄其三子爲侍禁殿直

張吉者慶州卒也爲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母庸降賊怒害之詔贈內殿崇班又錄其子

景思忠字進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閣門使泰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爲遂州駐泊都監夷人寇清井鈐轄張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爲前鋒夷乘險薄官軍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思忠引避不聽奮劔疾戰而死走馬使張宗望爲言詔察訪熊本考實得其事神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其家錢帛

弟思立以蔭主渭州治平砦囉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夏人寇順寧思立擅領兵赴援諸將敗一軍獨全以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取熙州過洮築當川堡克羌香

子珂諾城遂定河州嘗與羌力戰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韶言其臨事忠勇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賜繡旗朱甲又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誼爲秦州判官以便養青宜結鬼章舉兵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書抵思立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將瞎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爲先鋒王存將左賈翊將右鬼章衆二萬分三砦以抗官軍戰數十合羌從山下圍中軍他將王寧李元凱沒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

衆將多傷議曰日暮兵疲宜移屯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其軍方遣之而殿後兵亂前人望見亦皆潰思立已鬪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無助我者今敗矣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贈官

王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縛元猛平懿治等州累遷如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經略使移

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蔣興祖常州宜興人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脈脆弱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具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興祖曰吾世受

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  
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  
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慘死詔贈朝散大夫

郭滸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爲涇原第八  
副將金人犯陝西渭帥以下叛降獨滸義不許稱病去  
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脅使俱降滸奮而呼曰大  
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  
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卽殺之建  
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  
以忠翊郎爲涇原第一副將步兵扞金人於華亭數有

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帥旣降誘以甘言許優進官秩不肯從更詆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脰以徇經日乃斬之後贈敦武郎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勲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譚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之圍使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

遷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  
秦州又乞出城刦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  
衝突尾襲應援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入皆不果後金  
兵攻安上門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將使洩蔡河水以灌  
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  
營革以爲墮其計往請叔夜欲身見其大酋計事叔夜  
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二則金騎歸國  
三則革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  
孫傳乞留之不得乃與傳謀於啓聖僧院置振濟局募  
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

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  
旣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  
起兵謀旣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  
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  
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  
引脰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  
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  
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  
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箠粘罕欲臣之怒罵不

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閻城將官折  
可與同死之阮駿者興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爲河南  
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  
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

趙士墜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旣長遊  
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願爲章  
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  
爲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劙賊丁  
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御之策悉委  
士墜賊三旬不退士墜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

者應募獨持槊縋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墜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益急士墜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旣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中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入辭頤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墜殺

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鈴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墜之義欲以爲僞安撫使士墜怒罵曰賊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恥遂仰藥而卒年五十二賊怒并害其家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官其孫二人士墜六子皆有文行不憊不憊不憊不憊不隱是役也不憊不憊不隱死焉又宗子有士醫士真士道皆以死事聞

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兀术入州士醫乘城拒戰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真權知陽信軍寇劉滿至士真拒之兵潰滿執之去  
荆門遇害後贈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士道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  
道遇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跋漢王曾孫也靖康末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金人驅宗室北行士跋得間道遁去居邢州結土  
豪將舉事有告者金人執而殺之事聞贈保寧軍節度  
使謚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孫元豐中爲右班殿直累遷至德州  
兵馬都監自靖康以來劉順呂拱劉亨相繼謀叛叔皎

皆設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檄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圍急有江詰者與郡守宗諒謀以城降叔皎斬詰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猶力戰勢窮被執怒罵不屈遂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累官武翼大夫就遷通守金人圍陝州旣久援兵不至城危時叔憑子官盧氏遺以蠟丸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吾以近屬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時通判王滸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字誨道秦悼王五世孫父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  
訓之登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吳縣朱  
勔怙勢役州縣訓之不爲屈勔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  
之悉縱之忤勔遂移疾去宣和末盜起河北訓之屢與  
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幾金人犯  
京師訓之居揚州率大姓募士勤王聞都城失守乃止  
建炎三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避地虔州護衛統制  
杜彥與其麾下叛後軍楊世雄應之將犯永豐訓之與  
尉陳自仁簡兵分爲二一取間道達賊後一據地利匿  
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其衆會賊別校繼至官兵

未成列訓之率數十輩拒戰勵聲罵賊與自仁俱被害  
事聞詔贈訓之朝散郎直祕閣謚忠果自仁通直郎官  
其子邑人爲立祠太后之發吉州也至太和衆皆潰從  
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爲金人追騎所殺官  
其家一人是年金人過江陳淬戰死岳飛等兵皆引去  
上元丞趙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  
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爲成忠郎金人圍潭  
州帥臣向子諲率衆守城聿之隸東壁子諲循城顧聿  
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

城縱火子諹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將官武經郎劉玠亦死之事聞贈聿之左監門衛大將軍玠武經大夫皆官其家其後朱熹爲請立廟賜號忠節

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砦主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比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

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敗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瓌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蒼間

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  
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  
大罵刃交於脣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  
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黃友字龍友溫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  
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  
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門下會西鄙軍閥都護高  
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  
實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謚  
友亦免省試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

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爲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旣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榼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貼然婺人圖像祀之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卽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㮚從而薦之召對問友唇齒破裂狀爲之稱嘆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

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嘆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郝仲連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時爲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制河東軍馬

史記卷四百五十一  
列傳  
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劉惟輔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爲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旣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李董黑鋒洞脣墮馬死敵爲奪氣退深撤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吾山出寶雞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

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砦遁歸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多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奮首曰死犬斬卽斬吾頭豈汝猝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卽閉口不復言而死張浚聞之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謚金帛布以二百計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有高子孺狄道人知蘭州龜谷砦聞惟輔尚

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韓青爲熙河馬步軍第六將間行從惟輔爲金人所擒亦罵不絕口而死

牛皓福津人爲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後軍中郎將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離曷與其熙河經略使慕洧欲犯秦川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與金將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力戰死有承信郎高萬且罵且戰與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金人

相謂真健兒也後皓安皆贈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三官錄其子

魏彥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併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閱十有三日城陷彥明坐子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大輩使背吾君乎婁宿怒殺之詔贈

中大夫官一子

劉士英宣和間爲溫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具舟欲遁士英奮謂不當避自郡將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礪爲謀主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爲八隅委官統率以鐘爲約令民聞鐘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旣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純孝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諧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于溫衢二州

翟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少以勇聞劇賊王伸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師西道總管王襄檄興統領在城軍馬以保護陵寢功補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馬副鈴轄爲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羣盜冀德韓青出沒汝洛間興以輕騎追襲德就擒清僅以身免會進爲叛將楊進所害賊乘勢擊敗官軍興帥餘衆拒賊保伊川明年憩進死事于朝以興代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府楊進屯鳴臯山北興與

子宗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繖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曰賊識我乎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人犯河陽鞏縣永安軍興遣子宗與博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轉武略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向密王簡王英鞏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澤潞懷衛開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俘五

十餘人又遣子悰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春金重兵犯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興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俟敵至陽遁金衆果追玘伏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某擁衆河北僞稱信王興遣將董先追獲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携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

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

士以菽粟雜藜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宗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祗候

進字先之以捕盜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停任尋敘復文真歸故地改河北第四將往至遂城會契丹兵奄至都統制劉延慶以進爲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河皆捷又與契丹大將遇于峯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犯京師朝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兵三萬赴京城至葉縣裏欲引兵而南進諫止之因分軍遣進持書而

西時經略使范致虛已合五路軍馬次潼關以進統河  
南民兵收復西京進至福昌遣兵襲金營時金遊騎往  
來外邑進設伏擒之金人逼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之  
戰潰圍至高都集鄉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  
夜半破關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  
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池界授武義大夫閻門宣贊舍  
人金人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未幾洛陽再陷進在  
伊陽裒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進選精銳三百人夜  
縱火斫其營焚死者甚多又戰于驢道堰生擒金將翟  
海追至梅花谷賊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降繼斬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龍門屢與金人在夾河戰乘勝入洛陽或曰彼若尚固城未可守不聽金人聚懷衛蒲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上卒巷戰次子亮死之遷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充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尋授馬步軍副總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沒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進謂其兄興欲力除之會楊進遣數百騎絕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賊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害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朱蹕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敵使杭民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出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术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世儒科建炎中爲海鹽縣尉金兵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爲披靡然力不敵竟死事聞官其子思後守漢陽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補官爲常州宜興巡檢建  
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土軍鄉民迎敵殺  
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嶺村力戰而沒詔贈  
兩官官其家二人

龔楫字濟道兵部侍郎原之孫世以儒學顯楫懦如不  
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見  
而不可得兀术據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遏絕濡  
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三千餘人獲  
千戶二繫累者數百人輜重稱是縱遣所掠州民父母  
妻子將歸于滁和鎮撫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

騎兵據其衝不得前衆多赴水死楫麾其衆曰今日鬪死亦足稱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戰敗爲金人所獲猶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讞割之年二十二金人初至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乃殺之

李亘者字可大兗州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大觀二年進士徐處仁當國擢尚書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百不及避劉豫使守大名與凌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泄全萬惠欽爲遷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又有武顯

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轉轄城陷不得歸謀挺身  
還朝爲人所告而死後贈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元符三年進士建炎初提  
點京畿刑獄加直祕閣知南京南京陷劉豫因使爲守  
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江淮  
都督呂頤浩過常州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閣門祗  
候俾持書遺之憲至睢陽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憲脫  
歸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境上李橫復潁昌  
言于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楊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

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  
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  
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  
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  
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續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彊霓自金歸宋爲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  
慶路統制軍馬兼汾邊安撫使隆興間金兵圍環州與  
其弟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汾邊忠義軍馬震堅守孤  
城招誘使降不屈城陷死焉興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吳挺言于朝並贈觀察使立廟西和州賜額旌忠

康傑者權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降敵宣殺之

李伸者知天興縣堅守不下城陷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任調海州東海縣尉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死敕葬邑境僕任道途之役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僕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再調濱州招安丞又爲亳州蒙城丞令以鹽科邑民僕爭之不可郡守以僕丞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人以捕寇爲名入邑

境所至騷動僕檄逢周取所授文書逢周不與僕令尉  
譏察之逢周歸憩於徽宗詔逮僕赴開封府獄獄以狀  
聞乃使還任辟權咸平縣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  
界者僕率民兵擊之得犯者斬以徇會金人大至力不  
敵其僚欲降之僕走南京從趙野乞師不從慟哭而歸  
尋知宣城縣苗傅劉正彥之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僕說  
郡守劉珏請募勇士倍道赴難揭榜復用建炎年號人  
皆韙之通判金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項花  
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僕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  
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僞降入邑

卷之四百五十一  
列傳  
三十三

爲變邑官竄伏僕曰吾爲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徒責僕僕大罵不絕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錄其後二人郭贊汝陽縣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獨聚軍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爲所執見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擔因乘間而逃獨贊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王逆字純父饒州樂平人鄉舉恩免爲固始簿攝邑紹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逆度力不能禦懷印自投于井而死

吳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

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誘降終不屈死之廟祀楊泰二州賜額褒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夫

司馬夢求敘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景定三年舉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橫逼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于馬頭岸制置使高達束手不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歷

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  
大劉全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  
翁以安福送欵世傑然實密約北兵至屠永福必大全  
祖等走他邑空齋盛服坐堂上齧指血書壁云生爲忠  
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君何爲  
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意氣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  
禡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禡孫愛之以自隨夏貴辟充廣  
濟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錢真孫復辟入幕及與真  
孫別誦南八男兒死爾語以勉之後家居帥鄉民登龍

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黃孝子云

孫益楊州泰興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楊州遊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爚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衆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

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縉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脫身南歸制置辟主管機宜文字聞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使黃萬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石

不許而授楚材廸功郎權制置使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村率衆晨炊暮食將攻城鉞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北兵三道蹴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材旣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緣絕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

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卽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

李成大字寶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廸之從子也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搒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謚忠節制曰外難方熾

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卜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沒其身襚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仕爲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師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嘆之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濱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爲

立祠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二

忠義八

高永年

鞠嗣復

宋於丁仲修  
項德

孫昭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言

祝公明

薛慶

孫輝

李靚楊照  
丁元

宋昌祚

李政

姜綏

劉宣

屈堅

王琦韋永壽

鄭覃

姚興

張玘

陳亨祖

王 拱

劉 泰

孫 逢

李熙  
趙俊  
靖

姚邦基

劉化源

胡唐老

王 儒

朱嗣孟

劉 晏

鄭 振

孟彥卿

高 談

連萬未

謝臯

王 大壽

薛 良顯

唐 敏求

王 師道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麟州都巡檢王瞻取青唐永年總蕃兵爲先鋒瞻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騎直抵其城開省章峽路擊走叛羌結陣還青唐羌攻甚急復擊之去會苗履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宗堡履少却永

年領勁騎斷羌爲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敦谷又戰于乾  
溝單馬援矛刺羌酋彪雞廝萬衆之中斬其首餘衆宵  
遁已而隴拶自乾溝逼鄯州永年佐瞻拒守及雄棄湟  
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蔡京議復兩州王  
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關王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  
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  
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北溪賒羅撒萃精勇據高阜  
欲衝官軍永年揮選鋒突陣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  
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  
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

年昔所推納熟戶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云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贊所著書詣闕作元符隴右錄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鞠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

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憚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衆赴功守備略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祕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旣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韜上其事詔贈朝散

郎錄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溫州人方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光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襄迎戰數十合褒死之仲修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

賊目爲項鵠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王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入援昭遠督其進且檄

諸道使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會涇原  
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  
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  
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還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  
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  
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  
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  
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  
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

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因家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羅俵羅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爲邦本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鋟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悞軍期削籍竄嶺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猺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

知潭州道州猺人叛乘高恃險機毒矢下石官軍不得前於兩山間什巨木橫累以守孝序夜遣驍銳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進顯謨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卽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

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子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祿大夫謚威愍子訏承議郎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一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二子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爲鄭州司錄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遷直秘閣通判州事建炎二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請大夫官其一子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立戰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東廉訪使者方臘爲寇詔擇材略之士馮熙載薦爲東南第三將首解嘉興之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

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卒持劒歸報巷戰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孟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薛慶起羣盜據高郵兵數萬人多驍雋敢鬪能以少擊衆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

慶感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  
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還自浙屯天長六合間慶率衆  
刦之得牛數百悉賤估分畀民之力田者金人欲自運  
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金左  
監軍昌來見兀术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聞  
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  
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  
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  
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  
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

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承州陷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  
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孫暉爲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  
守呂元闡瑾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暉將射一  
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人莫測其多寡相  
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又戰且卻城破  
竟死于敕書樓

李靚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  
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  
戡大憝安能咭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

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覩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楊照者濠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諱其徒勉以毋得負國一舟二百人皆鬪死詔並贈承信郎錄其後

宋昌祚和州鈐轄也建炎二年兀术犯和州州人推昌

祚權領軍事率衆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率晝夜備禦不少怠閑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兀术左臂兀术大怒飛砲雨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與權倅唐環歷陽令蹇譽司戶徐旛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樵樓上磔裂以徇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砦推鄉豪爲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霜爲和州鎮撫使昌祚環譽旛元通各贈官錄其子弟

李政爲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

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姜綬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齋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割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

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劉宣爲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蠟書密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擊之其家屬配曹州

屈堅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爲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王琦爲弓門砦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

執而殺之

韋永壽者紹興三十一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言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卽貴死覃號泣指所瘞黃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拏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

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覃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  
公董秦國夫人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刦殺金人有功借補承  
信郎建炎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興往從之又  
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掠饒州呂頤浩  
招降之琪旣聽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  
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  
請于朝授武義郎隸張俊軍中復從劉錡守順昌復宿  
亳下城父永城臨渙蘄縣朱家村遷武畧大夫戰淮墻

有功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  
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與  
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廬州之定林與戰  
郤之生得女直鶻殺虎初金主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  
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  
已守廬州及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  
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  
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統領戴臯  
帥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  
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

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又特官其後三人卽其砦立廟旣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近守邊藩詢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金兵長驅渡河玘禦之自浪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

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劒關。爭門蹊蹻。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僞齊經畧司李謌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字。董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號州從僞。

意堅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喜曰震與我善今以兵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爲商號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於是僞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臯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

就位時人義之初翟興旣死朝廷命其子琮襲至是琮  
言于朝真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  
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  
餘人未幾詔先一行並聽神武後軍統制玘從岳飛復  
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  
始以誅王倚事聞敕付史館賜褒詔進親衛大夫三十  
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  
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矢石  
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  
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

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卽位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閔忠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

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八人許奏  
異姓賜銀三百兩卽其砦立廟賜額忠節是役也中亮  
大夫朱贊亦死之贈承宣使

劉泰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  
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  
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  
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孫逢眉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  
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臥不起夜旣半同僚僵  
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變

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于金人邢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汙我我其可俟遂發疾而卒

李熙靖晉陵人提舉醴泉觀邦昌使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邦昌又命禮部侍郎譚世勣權直學士院世勣亦稱疾堅臥不起熙靖尋卒後並贈延康殿學士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暇則

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見用俊  
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  
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  
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  
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郤之如是再三豫亦不  
復彊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  
贈承直郎

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  
授徒自給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  
之承務郎闔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劉化源耀州人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汙僞命有劉長孺者亦耀州人時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苦風痺化源長孺老病遂命各轉

兩官奉祠又言新鳳翔教授陰晦守節不仕詔特改令入官其後金復渝盟長孺之華陰縣不屈而死有李嘉者開封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劉麟聞其賢命張中孚以禮招致嘉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爲祕書

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  
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  
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  
相何橐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  
大元帥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  
致虛爲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  
虛以孤軍與金人戰滑澠間它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  
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  
出知無爲軍朝廷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  
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

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  
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  
支遂解去以功擢祕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  
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于  
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壁頽圯兵不滿千  
獨倚浙西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  
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  
行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脅之唐老怒罵方  
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  
凝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疑之哉孫也

王儔以通判真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盜戚方旣爲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郛儔不屈與權判官李唐俊權法司潘偶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皆死後贈儔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錄其家一人

朱嗣孟饒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爲廣德司戶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鎮江犯廣德守倉黃遣招安無敢往者奇嗣孟狀貌有膽畧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遜直詣賊壘問所以涉吾地何故爲陳逆順禍福使自擇所處方以迄已殺之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

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旣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羣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爲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

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  
降其衆千五百人郡人爲晏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  
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  
驚郤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晏不能  
敵猶手殺數十人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  
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盜楊勍起邑令檄  
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紹興  
十三年羣盜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  
帥司檄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盜詹鐵父

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害廟食里中  
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紹興元年賊劉忠  
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齧而食之

孟彥卿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  
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帥臣向子諲命彥卿領兵追之  
已而招安其衆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  
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退還  
瀏陽彥卿追與之戰俄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  
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孟通判首也因  
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鑿戰瀏陽城

南南流橋依山爲陣殺傷甚衆偶爲間者折其陣中認  
旗衆驚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爲賊所得邑士謝淳以  
才勇衆推之帥民兵爲前鋒助民彥戰淳手殺數十人  
力屈亦被執賊并殺之事聞彥卿民彥並贈直龍圖閣  
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贈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  
帥湖南請爲彥卿民彥立廟以淳侑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  
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  
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  
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

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劙西去則盱贑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謀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憇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連萬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羣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砦賊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爲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爲所害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

謝臯者開封人爲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州欲降之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壽泉州人爲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

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薛良顯字貴勤溫之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大宗正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鄆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譖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王師道字居中兗州人爲人沈勇任吉州栗傳砦巡檢

紹興中與盜戰于吳村每射輒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  
于民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  
二子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爲栗傳砦巡檢靖康初詔起  
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  
犯邑郡以輝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士  
卒不繼爲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輝含血大罵遂死  
帥司以聞贈忠州刺史與恩澤二人立廟羅陂陳霖者  
字傅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瑞金尉盜起江閩  
霖迎敵力戰盜繫之以去不屈遇害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

宋史卷四百五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三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泊

劉子薦

黃文政

呂文信

鍾季玉

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楊壽

孫文義

侯畱

王孝忠

高應松

張山翁

黃申

陳奎

蕭雷龍

宋應龍

褚一正

鄒漸

劉子俊

蕭灑夫

劉沐

陳繼周

孫稟

陳龍復

彭震龍

張雲

張汴

呂武

鞏信

蕭明哲

杜辟

林琦

徐臻

金應

何時

陳子敬

劉士昭

王士敏

趙孟采

趙孟壘

趙孟壘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卽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叅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潔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寧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爲天祥所知及空汎之役兵敗走吳溪爲追兵所執不

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見係壘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迕丞

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

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邵守邀其軍遂與從

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希洎內媢

也勉之內欵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

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

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澧  
州沒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  
司錄有憇王應亨毆死荷擔黃九者獄成矣子薦閱受  
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裂吏撲殺人者實孔  
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  
天下之爲理官者改知贑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  
府知融州陞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  
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聞主管  
仙都觀廣西經畧司檄爲叅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  
兵至靜江權經畧使馬塈遣子薦提猺兵藥弩手守城

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爲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爲竟死之有黃文政者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塈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舌以次劓剔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呂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涖江副司諮議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戰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閣職與兩子承

信郎恩澤仍立廟賜額河湖砦巡檢張興宗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爲都大坑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會有旨江西和糴季玉至郎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能辦請于朝和糴得減三之一還提舉常平未幾改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強起之郡大胥以賄敗前使百計護之季玉卒窮治投嶺表俄以祕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讒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

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者溫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爲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謀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鏖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没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堅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旣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

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死而復蘇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廟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大兵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街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豎擒之人與授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更戍歸與北兵遇力戰死之初

開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有楊壽孫者爲雲安軍  
主簿兼敎叅佐忠勝軍端平中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  
何庚安惟臣田廣澤瓦坤等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  
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庚等各贈承節一子進勇副  
尉

侯畠字道子溫州樂清人三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第  
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  
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  
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畠墜城  
下死之閭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朝卽海州賜

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畧所著有霜厓集  
王孝忠爲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楊貴叛  
孝忠率衆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孝忠  
孤軍力不敵死焉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爲  
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湧金門人  
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從瀛國公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張山翁字君達  
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荆湖宣撫司幹官

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旣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黃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辯明丞相江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爲政廉謹有治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數百人集于

庭彊輿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衆猝蹴詬叱曰爲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爲不聞令無如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昇入寢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拏字肇芳一字偉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補沐陽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叅軍父喪免改荆閩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拏繇海道歸抗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拏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起兵安仁首先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拏里人也景請得以家貲二

萬贖罪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耶  
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拏度勢不敵引兵  
趨信州會守吏遁去拏聞於朝就攝郡事益王卽位拏  
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  
應郡縣所部才子餘人屯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  
豫章元帥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  
敗入積煙山中自剄死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  
時之士大夫弟年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  
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

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爲諮議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圃中是時提刑諮議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進士督戰

高沙被創竟沒于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破亦死之  
鄒鳳字鳳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  
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  
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  
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  
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  
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鳳脫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  
執鳳自殺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者鳳與劉子俊等  
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見左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閈

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直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渢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贗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爲常及起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爲督府親衛會

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圜機晝夜應酬亹亹不倦云

孫梟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抃之後天祥長妹婿也天祥起兵檄梟招忠義士補宣敎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梟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爲判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蕩喜事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敎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天

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爲親黨所執  
至帥府腰斬之屠永新

蕭燾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爲詩有豪俊  
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贊之  
縣受屠兄弟俱死之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捕盜功行  
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錄淮東總領幹官藤州  
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畧司準  
備差遣知衛陽縣辟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刑獄幹辦  
公事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贑州卽

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爲具言閩里豪傑子弟  
與凡起兵之處其爲方畧甚詳於是留繼周幕中晝夜  
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贑士以從繼周  
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視爲父兄進止疾徐  
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  
充江淛制置司主管機宜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柵門殺  
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張汴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出  
入荆閩歷年明習韜畧潛兄弟旣失廢斥者十餘年繼  
文天祥起兵辟爲祕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叅謀左

右幕府知無不爲空坑兵敗爲亂兵所殺處置使鄒鳳  
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脫鎮  
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爲多天祥開府南劖武  
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  
千里卽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爲兵以環衛官將  
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逆一軍揮涕  
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彊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  
忌諱故及於禍云

鞏信安豐軍人爲荆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

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  
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  
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  
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  
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  
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  
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  
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贑  
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

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滸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  
詔勤王滸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閩平  
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滸力爭不可志道  
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  
客無敢從者滸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  
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鎧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  
以達永嘉益王卽位授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  
府叅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  
行朝蘇劉義疑滸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

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滸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塲滸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旣迫臨安琦於赭山結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及潮州移屯琦俱被執至惠州遁復執之北行赴水爲吏所拔至建康以憂憤死

蕭賚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甚

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閣門路鈐轄資性和厚  
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  
與大兵遇死之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  
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  
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歟至  
隆興病死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爲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官  
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走鎮  
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尉尋入江西轉運使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叅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壞爲肉身臯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饟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軍奄至兵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

敬者贛州人以貲雄鄉里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闢汀州  
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據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  
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砦不  
降大軍以重兵襲其砦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  
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  
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  
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  
大地盡爲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  
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壘者台州人登開慶元

年第爲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  
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  
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采謀舉兵事泄被  
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采詬曰賊臣負國厚恩  
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爲逆  
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  
在天何以使孟采至此都人莫不隕淚旣死雷電晝晦  
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四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四

忠義十

陳東 欧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莫謙之 徐道明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

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勦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追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陞

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  
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  
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  
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  
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  
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  
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  
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  
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  
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

聞鼓櫂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轡而磔之於是亟  
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  
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  
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  
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  
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  
旣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  
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  
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

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  
潛善輦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  
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  
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  
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  
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  
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  
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  
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  
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

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  
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  
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  
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尚  
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  
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  
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爲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  
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  
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迕天聽者有

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  
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爲三巨軸廐置卒  
辭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  
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力伐金人強於百萬之  
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  
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  
走行在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  
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  
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  
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

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旣刻之  
豐城范應鈴爲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騖每調官  
未嘗擇便利爲成都鄆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  
率以食色玩好蠱誅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  
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俟蚤行怪問之皆應曰今  
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崇寧初范致虛攻  
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  
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  
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

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顧歎其有志進  
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  
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  
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  
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  
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  
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  
謀邦昌旣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  
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  
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

正爲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卽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畧曰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卽就死闔城民庶未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

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  
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脅汙當時不能  
卽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爲人臣  
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  
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  
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寐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  
路混湏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爲  
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  
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  
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至慮轉異外飾事端燭日待

期而陰結寇讐合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卽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竄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

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  
雍等所過州縣諭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疾以次列上于  
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  
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覲謝克家乃先奏覲克家趨操  
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爲死黨附  
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  
金人覲受金人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  
宜加遠竄不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  
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

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輩諸羣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闇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

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摭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

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卽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寃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

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旣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責以龍圖猶未盡褒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韞深厚恥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藁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蒞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櫓圖書半之山東已擾

家尚留于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兌者昭武人受  
學於伸伸沒兌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爲辰州通判都郵  
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事  
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兌  
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  
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  
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  
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

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

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

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  
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瞽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  
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  
勢浸淫政歸倅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  
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  
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  
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  
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  
宗社者寢寡也疏旣上東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明比罔  
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

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俛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俛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俛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

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

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旣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蹣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

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

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  
悟朝廷無懼色旣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  
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  
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  
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  
病風喪心耳祖泰旣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  
贐其行俛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俛胄誅  
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土州文學改授迪  
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  
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

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柟爲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

麟徐範張衡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銅斂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

者已駭旣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歛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

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  
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  
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侃胄大怒坐以不合上  
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  
人鄧驛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  
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  
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  
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巒故  
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懽侃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  
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巒與汪

達趙彥櫟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早上封  
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  
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  
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  
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  
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  
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  
侍講銜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  
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  
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  
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  
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闖闖籍籍欲語復噤駭  
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  
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  
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  
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  
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覬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  
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媚  
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

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倬杲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誼之貢

子爲郎富宮之庸駕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  
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儉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  
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  
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  
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  
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  
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  
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  
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

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  
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  
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  
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  
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  
演兵書自去歲二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  
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  
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  
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  
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

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  
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  
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  
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  
山砦不脩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  
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主也臣願陛下除  
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旣已除然後公道開明  
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  
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  
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

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聊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軍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母繫伯成去又连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

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  
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  
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  
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  
兵討之夜刲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  
從我顧汝卽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  
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  
我爲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  
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

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  
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寘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  
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譏其出入將寘之罪  
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卽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  
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  
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  
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  
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  
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  
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

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秦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

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  
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  
所爲日朶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  
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繪薛極彌遠之肺  
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摢其爪  
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  
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  
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  
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  
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

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  
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  
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  
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  
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  
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  
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  
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  
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  
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制置司不敢爲

附驛郤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  
嘉熙間召爲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畧曰寧宗不  
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  
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  
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  
洗不義之汚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  
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  
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  
簡亦大駭翼日蚤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閣  
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

已得旨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  
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  
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  
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  
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  
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  
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  
子膂力絕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僧真寶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  
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縗真

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多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又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是冬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爲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

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  
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  
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廻取觀之文  
藉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炳香讀老子書兵  
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爲動遂死焉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陳東傳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

臣蒲封

按揮麈

錄葉夢得進對聖訓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與  
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于倉卒終是以言責  
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  
皆知此意東等皆贈官及子弟恩澤優恤其家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